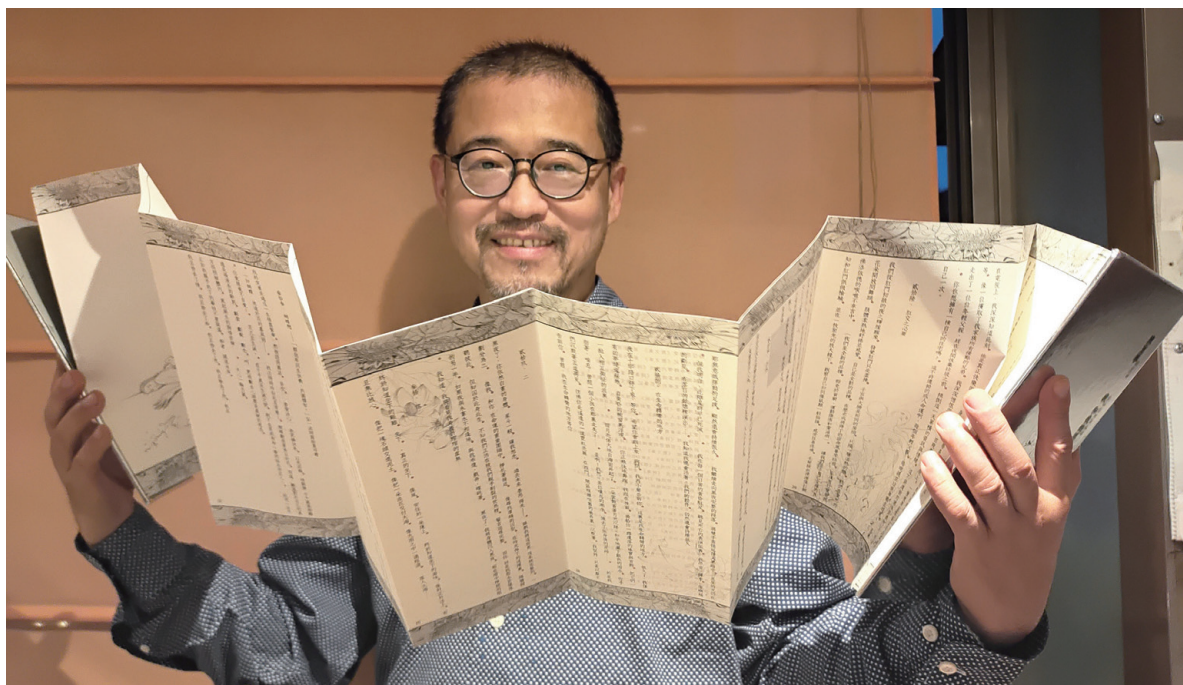


戴著口罩唱歌的醫生詩人：陳克華

張錦弘 專欄作家



人物小檔案：

陳克華

國內知名詩人、作詞家。1961年生於臺灣花蓮，祖籍山東汶上。畢業於臺北醫學大學醫學系，美國哈佛醫學院博士後研究，現任臺北市榮民總醫院眼科部眼角膜科主任。創作範圍包括新詩、歌詞、專欄、散文、小說、視覺藝術以及舞台。現代詩與歌詞曾獲時報文學獎、金鼎獎等多項全國性文學大獎。文學創作逾40年，出書近60冊，作品並被翻譯為德、英、日、韓等多國語言，另有詩歌吟唱有聲出版品《凝視》、《日出》。歌詞創作包括〈台北的天空〉等一百多首。近年創作範圍擴及繪畫、數位輸出、攝影、書法與多媒材。

讀人

敲定訪問陳克華，我翻箱倒櫃找出他的書，才發現珍藏了卅幾本。我把書一字排開，拍照LINE給他，證明我這個頭號書迷，比其他記者都還有資格訪問他。

隨後他在臉書PO了這張照片，說「如果不是你的收藏，我都不知道我寫了快60本書了。」採訪結束，同為愛書人的他，一口氣送好幾本他的書給我，讓我受寵若驚，也幫我的「陳克華全集」補了缺口。

陳克華大我5歲，我們同是「五年級生」。在

我們這個歷經解嚴的世代，即使沒讀過他的詩，至少都聽過他寫的歌。1985年我從臺南鄉下北上念政大，王芷蕾〈台北的天空〉正紅遍大街小巷，不分老少總能哼幾句：「風好像倦了，雨好像累了……台北的天空，有我的年輕的笑容……」，尤其到異國求學的遊子，聽了更是心有戚戚焉。

陳克華早期的詩也膾炙人口，他在醫學院「清純玉女期」，最出名的詩句是「曾經，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等你」，成為情書範本，花蓮市的文學步道也收錄這首〈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〉。



花蓮市的文學步道收錄陳克華名作〈我在生命轉彎的地方〉。

他還曾為蘇芮寫了另一首歌〈在轉彎的地方等你〉，別有韻味。

1995年的《欠砍頭詩》，他搖身一變成為「肉彈脫星」，代序自稱是「敗德者」，書寫「猥褻之必要」，收錄的情慾詩與早期作品反差極大，有的尺度大到被捧紅他的兩大報副刊拒刊。2006年他石破天驚，在聯合副刊發表〈我的出櫃日〉，更是吹皺文壇一池春水。

2015年高齡89歲的父親意外離世，他從此墜入悲愁的無邊地獄，寫了一本《鬼入門》，探索詩的「恐怖文學」；之後又因一段靈異奇緣，在黏珠珠的手工藝找到救贖。

有多篇文章收錄在教科書的劉克襄曾說，對中學生而言，他的作品是「課內」教材，而陳克華的詩作題材尺度大膽而筆鋒犀利，則是重要的「課外」教材。陳克華示範，文學創作者不應取悅讀者，要往經驗的邊疆開拓。

陳克華早年曾引用瑞典導演柏格曼所言：「這世界上沒有業餘的藝術家」，說這句話讓他傷心。步入保守的白色巨塔，如何兼顧眼科醫生與詩人的身分，成為他畢生一大課題。

他曾發出不平之鳴，質疑為何「好賭、嗜酒、收紅包乃至性騷擾病患的醫生，其名聲及專業形象可以絲毫不損，但一個下班後關起門來寫詩的醫生，其醫術和醫德便著實可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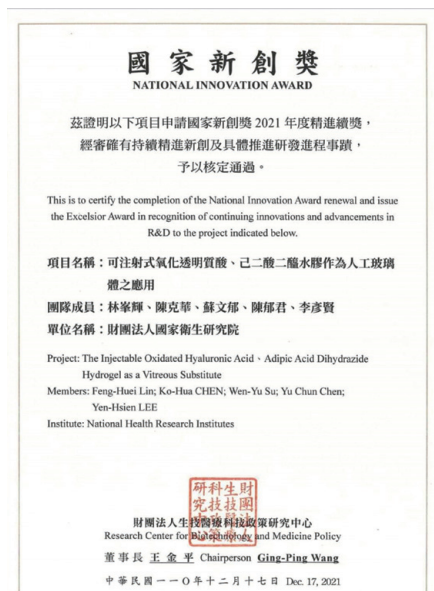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他比任何人還認真，從醫院下班後，深夜還常看到他在臉書發表新作。但他的醫學專業一點也不馬虎，他是痲弦、楊牧等前輩詩人的「御醫」，文壇很多人找他看診，前陣子他還秀

出研究得「國家新創獎」的獎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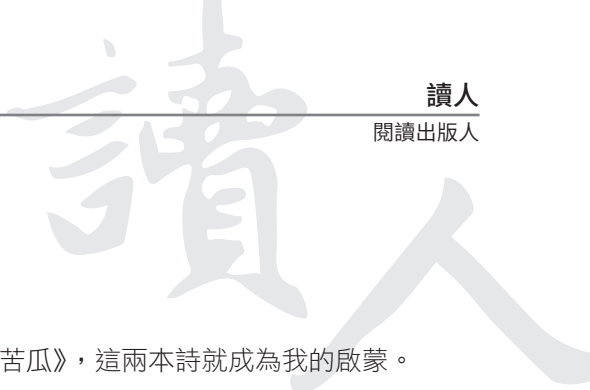
新冠肺炎疫情期間，60歲的陳克華出了新書《戴著口罩唱歌》，代序提到，疫情帶來最大的功課之一，大約就是學會一個人。情路坎坷的他，自嘲因為不斷失戀，才不斷寫情詩，想必在生死交關的疫情期間，孤家寡人、見慣生離死別的他，體會更深。以下是專訪內容：

您當初為何寫詩？又為何能兼顧醫生繁忙工作，40年來從未間斷，寫了近60本書？

一個人要做一件事，且持續一輩子，一定有跡可循，且越早啟蒙，影響越久。我國中時還有能力編班，讀的是好班中的好班。我高中聯考榜首，但留在本地念花蓮中學，沒上臺北念建中。



陳克華寫詩兼顧眼科醫生本業，研究曾獲「國家新創獎」。



升高二暑假，每天要上半天輔導課，有天中午我到花中旁邊、靠太平洋的美侖田徑場，躺在相思樹下的草地時，風吹落黃色種子，打到我頭上。那一瞬間，我有如詩神附身，突然覺得我必須寫詩，且要寫一輩子。那是種不可言喻的「天啟」，很久以後我讀到馬斯洛的人本心理學，才知道這叫「高峰經驗」。

之前我只在中學國文教科書上讀過楊喚〈夏夜〉、余光中〈鵝鑾鼻〉、羅青〈水稻之歌〉等少數幾首新詩，並未特別喜歡，也從未寫過詩。但那天中午，我著魔似地，立刻跑到花蓮市的書局光文社，在架上僅有少數文學書中，找到一本新潮文庫的《鄭愁予詩選集》；之後在高二園遊會上，有人擺攤賣書，我又找到一本余光中的

《白玉苦瓜》，這兩本詩就成為我的啟蒙。

當時我才 16 歲，其實心智未開，也還不太懂什麼是新詩，就亂寫一通，不斷投稿花蓮更生日報，不斷被退稿。到高中畢業我已寫了上百首，但從未刊登。

您的詩是直到什麼時候才登在報紙？

1979 年我考上臺北醫學院，決定把眼光放到臺北，就從行李厚厚一疊詩稿中，挑了幾首寄到聯合報。沒想到聯合副刊主編弦弦寫了封信給我，本以為是退稿，未料是約我到報社吃飯。當時我連怎麼搭公車都不會，不知從北醫搭車才三站就到聯合報，還請讀輔大德文系的哥哥來帶我。當天吃過飯，拍了照片，寫了兩三百字獲選「聯



寫作逾 40 年，陳克華已出版了逾 60 本書。

副新人月」的感言。痙弦先生問我：「你將來想不想成為一個詩人？」「我想……」我猶豫了一下，接著說：「會一直寫下去的。」

沒幾天我就成了「聯副新人月」的新人，刊登了〈井〉、〈第六棵楓樹〉等三首詩。當天我把報紙看了又看，此後在北醫知名度驟升，連教授上課都會點名叫我站起來給他看看。

新人月的新人還包括寫小說的蘇偉貞、陳春秀（陳燁）、詩人陳黎的太太張芬齡及北醫藥學系校友黃有德等，只有我寫詩。

您成名甚早，是文學獎常勝軍，大二就出版處女作《騎鯨少年》，但似乎有段不愉快的經驗，甚至還寫過一篇文章自嘲為「五百五十五本破爛」，是怎麼回事？

當時我拿到全國學生文藝獎新詩組第一名，獎金三萬五千元。我記得很清楚，拿到信封裝的厚厚一疊鈔票，走下頒獎台，原本站在柱子後面的詩人苦苓，突然跑出來打招呼，說正幫蘭亭書店編一套新詩叢書，包括他手上拿的焦桐《葳草》及張雪映《躺在地上看星星》這兩本。

我看這兩本書編得中規中矩，還不錯看，就問出一本詩集要多少錢？他說剛好三萬五。我當場就把這大筆獎金交給他，鈔票在我手裡還不到五分鐘。

我把詩稿交給苦苓後，某日去他家挑書的封面，他說因成本考量，只有黃、綠雙色印刷，我其實不喜歡，也只能接受。拖了大半年，他才通知我書已印好，卻說書店因經營不善，已結束叢

書，無法為我鋪書，就寄了一箱約 555 本新書給我，塞滿床下。

我把書分贈親朋好友、同學師長及文壇前輩。他們收到書後，卻陸續反映印得很不好，除了印錯，還有黏頁、缺頁、空白頁或倒裝，其中不少流入夜市舊書攤。沒想到我不忍卒睹的處女作，如今卻變成網路流傳討論的絕版發燒書。

三年後蘭亭書店老闆陳信元找上我，誠懇表達重新出書的意願。1986 年新版書開本加大，封面也不只雙色套色，我採用了一張攝影社同學幫我拍的穿醫師白袍照片，背景是我認識的花蓮名畫家黃銘昌的油畫。2004 年我整理舊作，又由小知堂文化三度出版《騎鯨少年》，白色封面有隻藍鯨躍出海面，更有設計感。

您出過那麼多書，接觸過的出版人當中，有誰是您最感受最深或最欽佩的？

九歌發行人蔡文甫及爾雅發行人隱地（柯青華），兩人的出版眼光都很好。早期編輯和作者的關係很親密，亦師亦友，編輯退人家的稿，還會寫一篇洋洋灑灑的意見；現在退稿則如石沉大海。我從蔡文甫身上，就能感受到這種老式文人的氣息。

1995 年九歌幫我出版驚世駭俗的《欠砍頭詩》，當我交出詩稿時，心想蔡先生一定不敢出。沒想到他很有 guts，還是要出，但編輯打電話給我，說蔡先生讀到〈肛交之必要〉這首詩，覺得標題「肛交」這兩字要拿掉，改成「走後門之必要」。我說不行，一定要改回來。最後他讓



陳克華處女作《騎鯨少年》身世坎坷，左為最初版本，右為第二版。

步，允我保留「肛交」兩字，但前後加引號。

其實自從我公開同志身分後，許多老一輩的詩人在背後把我罵得很慘，但蔡先生心胸開闊，仍願接納我，讓我感受很深。

也是詩人的隱地，則有種優雅的氣質。1987年我由爾雅出版《陳克華極短篇》，是我賣最好、壽命最長、唯一30年後還再版的書，至今都還有人念念不忘，問我為何不再寫小說。其實我一直都有在構思，但當醫生之餘，寫詩是我的主業，近年來又投入畫畫等視覺藝術，能擠出寫散

文的時間都很少了，小說有人物、情節、對話，要醞釀更久，得更集中時間才寫得出。

您《騎鯨少年》等早期的詩比較唯美、曖昧，為何後來要寫《欠砍頭詩》這麼驚世駭俗、冒犯大眾的書？

我把自己的寫作分成「清純玉女」、「肉彈脫星」及「削髮為尼」三個時期。整個文壇或讀者不是把我定位清純玉女，就是肉彈脫星，其實對我不公平。即使到了削髮為尼期，我仍在寫情



陳克華的《欠砍頭詩》，曾在詩壇引發不小波瀾。

詩，因為仍不斷失戀！前陣子聯合副刊主編宇文正問我，為何寫那麼多情歌？我回說「因為嘴唇只有在不能接吻時，才會唱歌！」

詩風改變和我的生活有關。在「清純玉女期」時，我仍生活在單純的醫學院。畢業後進入國家醫學中心，沒結婚、沒女友的我，面對的是同儕競爭、醫生互婚、自成一圈圈的保守文化，和山崎豐子寫的《白色巨塔》有點像，其內在價值牢不可破，有一套內化的標準。

例如當醫生有額外興趣，很 OK，但若寫詩

寫到很有名，就是你的錯了，那叫作「不務正業」。我零到卅歲未爆發的青春反叛期，就在那時爆發了，開始冒犯這個體制，想說既然你們批判、懷疑我，我就脫給你們看，讓你們受不了。

面對叛逆的您，白色巨塔內的人有何反應？

他們絕口不提，視而不見，希望我快點滾蛋。我做完住院醫師升主治醫師，整整煎熬了 3 年，也曾想過不當醫生。但我是同志，若不在臺北當醫生，回花蓮接爸爸的眼科診所，又恐回到當初的環境，茫茫人海不知另一個同志在哪裡。

舉世皆然，同志都喜歡待在大都會，因能輕易找到別的同志；且都市有隱晦性，不像只有 15 萬人的花蓮市，很容易就被親友、同學、老師圍繞。如張愛玲說的，「在鄉下連上菜市場多買一兩肉，都會被談論；但住在都市，連在窗口換衣服都不會有人知道。」所以我才忍了下來，堅持留在臺北。

您早期為何很排斥讓病人知道，您就是那個寫詩的陳克華？甚至謊稱只是同名。後來又為何能釋懷？

我以前無法在診間和病人談論詩，反而更早就和他們談論同志。那是因為我發現，在醫界，若醫生有其他專長，即使會寫歌，都被認為有才華。但醫生寫詩，卻被認為是怪胎，醫生的專業就會被質疑。

幾經思索，我發現可能就像法語有詞性一樣，潛意識大家覺得「醫生」是雄性的，「詩人」

是雌性的，兩種身分會打架，無法並容。如同醫生下班喝酒，大家覺得 OK，因為喝酒是雄性的；下班寫詩就怪怪的，因為是雌性行為。

花很久時間，我才跨越心理障礙，體認人在生命過程中，你扮演任何角色，都是你自己。詩人、醫生、同志等不同角色不應只是單一呈現，而應融合為一，都是我的本職。如今 10 個病人中有 8 個都知道我是詩人，診間有兩排我的詩集，病患喜歡哪一本，就送他們。

您後來為何又進入削髮為尼期？

我要先強調，我三個寫作時期並非截然畫分，其實相互重疊。我學醫後，就對佛法很有興趣，尤其對心經有很特別感受，多年來一直有抄寫心經的習慣，現在客廳也掛了一幅我父親寫的心經。

我曾在一天之內，逐句用新詩演譯整部心經，投到聯合文學，當時主編馬森二話不說就刊了。後來由靈鷲山的歡熹文化出版《新詩心經》這本書，幾年後再由臺灣明名文化改名《心花朵朵》再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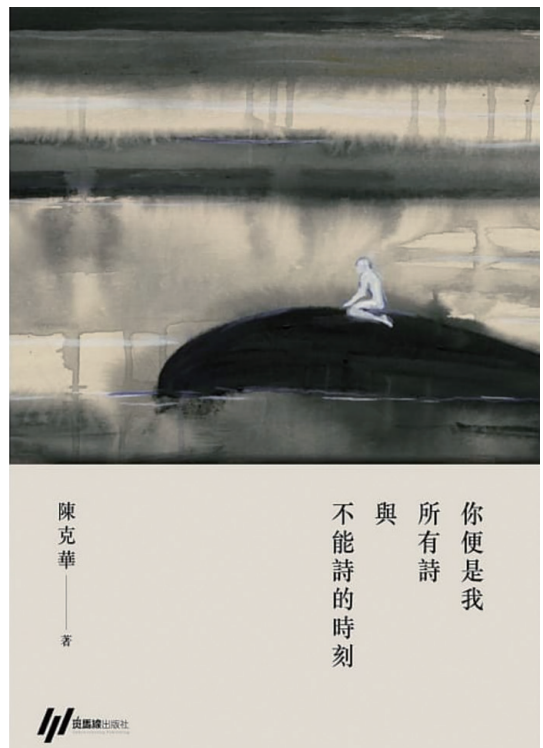
經過《騎鯨少年》的慘綠經驗，後來您出的書，似乎都很重視設計，有哪幾本是您特別喜歡的？

我第二本書是散文集《愛人》，及第三本詩集《我撿到一顆頭顱》，都由漢光文化出版，主編沈花末也是詩人，編出來的書感覺好多了。

近年來我出書，出版社都會把版型、封面設

計及字體 LINE 給我，我全部看過、給意見後才定案。最特別的是角立 2008 年出版的《我與我的同義辭》，收錄我近卅年來被翻譯成英文的詩，採用古佛經的裝幀方式，書的一面模仿佛經編排中文，另一面模仿佛聖經編排英文譯文，完全是我的 idea，曾獲臺北國際書展最佳書籍設計獎。

我最喜歡的是《你便是我所有詩與不能詩的時刻》，封面是一張摺起來的騎鯨畫作海報，紙張黃黃、舊舊的，很有復古味。讀者最能接受的則是 2019 年出版的《鬼入門》，但大家一翻開書，



《你便是我所有詩與不能詩的時刻》，封面是一張摺起來的海報。

都說裡面的畫好可愛喔，但我說「拜託，也讀一下詩好嗎？」

《鬼入門》這本書我也很喜歡，每首詩都搭配畫家吳衍震獨特的黑普普美學恐怖畫，格外吸睛。當初怎麼會找他合作？

這是無心插柳。當時我在北市麗水街的M畫廊開畫展，剛好看到他恐怖系列的畫作，想說可以試看看。透過藝廊的引見和介紹，才有了這本圖文完美結合的書。出版的秀威資訊也很捧場，全彩設計很漂亮，還入圍2020臺灣文學金典獎。

秀威出我的書，都是不惜工本的「超級豪華版」，例如限制級的情色詩選《乳頭上的天使》，我要求內頁紙張採用紅橙黃綠藍紫等六種同志彩

虹的顏色，他們也照辦，很多國內外同志買來收藏。

您近年來為何寫了這麼多和鬼有關的詩？這在文壇很罕見。

這要從我父親在2015年意外往生說起。他當時在國小的泳池游泳時溺水，等我趕回花蓮，他已躺在慈濟醫院加護病房，全身都插滿管子，12天後過世，享壽89歲。父親一句話都沒說就走了，帶給我很大打擊。

我和同為眼科醫生的父親，既親密又陌生，有種很特殊的連結。他在我五歲到小三時，至少有三年半時間到臺北受眼科訓練。這對當時正需父親陪伴的我而言，感覺像被他遺棄，非常失



結合可愛恐怖畫的《鬼入門》，很受讀者歡迎。



限制級情色詩選《乳頭上的天使》，內頁採同志彩虹顏色。

讀人

落。後來父親又不告而別，天人永隔，我彷彿被二度拋棄，無法接受，開始對世事持負面看法。

人死為鬼，我當時一直很希望父親能回來，給我一點 sign（徵兆）。加上我覺得人活在世間太苦，人心有時又比鬼還可怕，和人類相較，鬼簡直太單純，太不知什麼叫作「城府」和「手段」，何懼之有？我於是以此為發出點，在父親過世一兩年後寫了一系列鬼詩，例如〈人鬼之間〉：

他們說人比鬼更可怕。鬼

起碼沒有聊

缺乏時間觀念

也不會上社群網站

除了嚇人沒別的本事

人

卻可以輕易

就把人

變成

不人不鬼

經過六、七年，您從父親猝逝的傷痛走出來了嗎？

其實我至今都還沒完全走出來，只要在電影電視看到和親人死別的畫面，即使劇情再怎麼



父親 2015 年意外去世，讓陳克華大受打擊，圖為他畫的父親年輕時肖像。



陳克華擅長人物畫，去年新書《零點零零》封面為自畫像。

stupid，我都會失控大哭。起初我看過精神科一陣子，也上過很多心靈成長的課，幾乎你說得出名字的課都上過，恐怕花了好幾百萬元，但幫助都不大。對我最有效的，其實是黏珠珠，背後有一段靈異經驗。

有次我到花蓮一家咖啡館，喝一杯咖啡，就可讓店裡的「生命靈數」老師免費算命。對方根據我的生辰年月日加加減減，講了快一小時，但沒具體告訴我做什麼事。之後我就跑到花蓮市的賣場，買了一大堆珠珠和膠水，就開始黏珠珠了，最近還在大葉高島屋開展。

黏珠珠和立志寫詩，是我人生兩段「天啟」的經驗。朋友告訴我，所謂的「職能治療」，就都在做串珠珠這類手工，因為要全神貫注，有助暫時走出憂鬱。

您後期包括鬼系列的詩，許多讀者會認為不夠「美」。您怎麼定義詩的美學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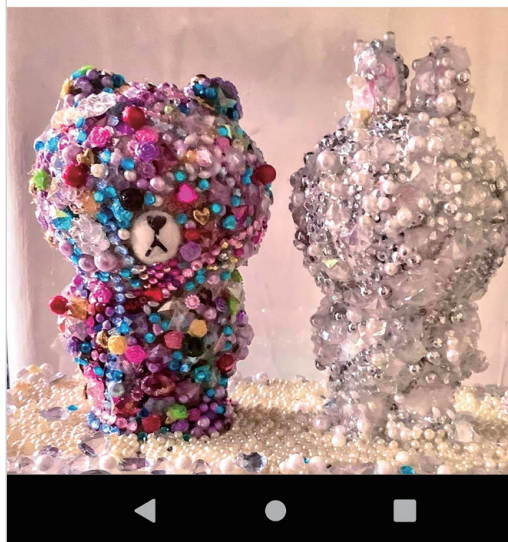
我一直隨著年紀及寫作歷程反省，美是否一定為某種框架的美？後來發現，某種程度我們被美這個概念制約了。所以有時我會故意寫比較醜的，像寫鬼系列時，就刻意要寫些讓人家「凍抹條」的東西。當初我寫同志詩，也有類似想法，要去冒犯大家對於詩的美好概念，怎麼噁心就怎麼寫。

結果真的有讀者跟我說，有被這樣的詩打動過。像我在《零點零零》這本詩集的新書發表會上，請與會讀者唸一首書中最喜歡的詩，有人就唸出〈謀殺案〉：

我不能理解的事（之四）

上世紀安迪華荷曾說：
在未來，每個人都可以成名15分鐘——
直到網路出現
我才確信不疑
直到王力宏離婚
我才知道
那15分鐘
是怎麼結束的。

2022，1



陳克華透過黏珠珠熬過喪父之痛，常在臉書發表新作。

……你的臉在笑
——像剛吃掉一籠人肉包子
還想馬上再吃
地
那樣的笑……

這首詩我其實故意寫得很醜惡，從讀者好評，我就知道，我有點成功了。

張愛玲說過，文學有兩種，一種是在既有的領域裡深化，一種在既有經驗的邊疆開發。我覺得現代詩在既有領域裡已被反覆耕耘過了，很難再突破。所以我要往經驗的邊疆開拓，寫沒人寫過的題材，呈現的感性及視角是醜陋的、恐怖的、噁心的。一般詩人不會寫這種題材，因為被制約了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您出了新書《戴著口罩唱歌》，在代序中提到一個理論，說「物種會亡於過度社交」，彷彿一語成讖。這次疫情給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？人類又該從中學到什麼教訓？

2004年SARS流行時，我寫過一首詩〈是誰戴著口罩唱歌？〉，這次我再藉題發揮。新冠肺炎疫情在我來看，好像是人類文明學習轉彎的一個契機，看人類能否把握住。

疫情帶給人類最大的功課，就是學會獨處，不和人近身接觸。對我來講，一個人關在屋內過14天，都不是很容易的事。但我很驚訝，疫情間有那麼多人，尤其遊走兩岸的生意人，來要關14天，去要關14天，還好幾趟。

我看到最震撼、經典的畫面，就是疫情正肆虐時，有天朋友開車載我去外面散散心，走到關渡公園的淡水河岸時，看到很多人戴口罩，一個一個彼此距離約20公尺，不能講話，也不想和人有任何接觸，孤單地坐在河邊看夕陽餘暉。



陳克華去年出版新書《戴著口罩唱歌》，對疫情有深刻觀察。

人類要從這場疫情學到什麼呢？歸根究底，就是如何學習獨處，同時反省人類文明是否還要無止境地追求物質上的超越，能否轉為內在的達成，而非在疫情之後仍只關心各國GDP、股價及房價漲跌多少。

疫情期間我迷上一個YouTuber、開悟上師薩古魯(Sadhguru)，他創辦全球最大NGO組織「伊莎基金會」(Isha Foundation)，他在很多談話及開釋中敲響警鐘，認為人類若經過疫情仍一樣貪婪，對大自然環境及地球資源仍無止境地侵略，終將在疫情中走入毀滅。

你知道我如何克制自己的欲望嗎？我都逛二手店。我幾乎已兩三年沒買過新東西了，舉凡衣

服、鞋子、鍋碗瓢盆、甚至電器等其他你想得到的東西，我都買二手的。我其實不缺錢，但這是我信奉的原則，畢竟人類文明已製造太多物質，輕易浪費、亂用、拋棄太多東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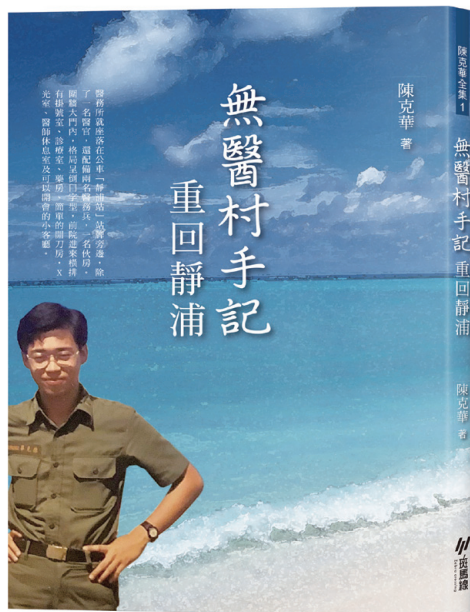
您是國內同志文學的先驅，歷經 40 年，您對同志文學的發展有何體悟及建議？

我早期比較憤怒，自封為「同志原教旨主義派」，也就是同志的「基本教義派」，認為同志和非同志都一樣，任何人用不客觀、不公平的角度談論同志，我就會抓狂，想寫詩攻擊異性戀，給他們一點教訓。

最明顯的，莫過於我寫了一首詩叫作〈我終於治好我的異性戀狂熱症〉，把異性戀當成一種病。後來我和來自馬來西亞的同志牧師歐陽文風成為靈魂伴侶，經歷過很多同志人權運動的洗禮，看法慢慢改變。

如今臺灣同婚已合法，在法律上的人權已勉強達到 60 分。現在同志要面對的，是更深層的問題：唯有得到大家內在認同，真心祝福同志結婚，同志運動才算真正成功，而非表面上贊成同婚，背地裡卻斥為「兩個性變態在結婚」。

未來同志文學應回歸人性的角度，而非一直販賣同志的愛情故事。畢竟同志和異性戀在人性的角度及愛恨情仇等情緒表現，基本上沒什麼差異，不必刻意強調是同性或異性的故事。臺灣的同志運動要進入深化期，而非只是浮面地在同志遊行、同志婚姻裡打轉。



陳克華重新出版《無醫村手記》，封面是他在花蓮靜浦服役當醫官的照片。

您可否給年輕作家一點建議？

「千萬不要取悅你的讀者，結果會是一場空。」因為人都愛看自己喜歡的東西，但人性卻都喜新厭舊，讀者太輕易得到預設的快樂，當他們發現另一種快樂，就會毫不猶豫，很快拋棄你。

而你若永遠餵給讀者喜歡的東西，創作就會一再重覆，成為致命傷。若堅持忠於自己，讀者或許一開始不能接受，但他們會好奇，想去研究，進而可能喜歡。

這也是後來我為何不喜歡寫歌詞的原因，因

為寫歌詞時，一開始就設定要取悅聽眾，無法像寫詩一樣天馬行空，自由發揮。

延伸閱讀陳克華

1. 《騎鯨少年》(臺北市：蘭亭書店，1986；臺北市：小知堂文化，2003)。
2. 《給從前的愛》(臺北市：圓神，1989)。
3. 《陳克華極短篇》(臺北市：爾雅，1989)。
4. 《欠砍頭詩》(臺北市：九歌，1995)。
5. 《我和我的同義辭》(新北市：角立，2009)。
6. 《心花朵朵：陳克華的心經曼陀羅》(臺北市：臺灣明名文化，2010)。
7. 《乳頭上的天使：陳克華情色詩選 1079-2013》(臺北市：釀出版，2016)。
8. 《你便是我所詩與不能詩的時刻》(臺北市：斑馬線，2017)。
9. 《鬼入門》(臺北市：釀出版，2019)。
10. 《戴著口罩唱歌》(臺北市：斑馬線，2021年)。
11. 《零點零零》(臺北市：從容國際文化，2021年)。

新書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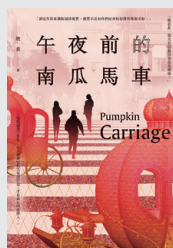


海洋·歷史與生命凝視

陳鴻逸 著

秀威經典 / 11012/150 面 / 21 公分 / 2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9938693/863

本書匯整了多位詩人各自不同的經驗軌跡，有鄭愁予、汪啟疆因職業與海洋產生了綿延的詩語，亦有戰地金門成長的黃克全，見證了戰爭、老兵與生離死別後所發出的嘆息，也有林婉瑜、林怡翠撕下了性別標籤，以詩承載女性的「存在」和「欲望」。詩人們創造嶄新的現代詩語言，留下動人的海洋書寫與歷史關懷。(秀威經典)



午夜前的南瓜馬車

牧童 著

要有光 / 11011/254 面 / 21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6267058084/863

法庭懸疑推理「文石律師 & 助理鈴芝探案系列」全新長篇傑作！OL 陳佳凝留下遺書，陳屍於偏僻大樓處。檢警以跳樓自殺結案。但陳母張玉娟不信，委託文石查案。文石發現她的數位足跡皆遭刪除抹去，貌似有人企圖掩飾真相。在有限線索中，查獲佳凝曾祕密在網路平台「愛情專賣店」登記為愛情派遣員。為深入了解網站運作，鈴芝親自出馬角色扮演「出租情人」，過程中逐漸詭異於許多人選擇購買契約愛情、卻無法擁有穩定感情的社會異象。(要有光)